

今作先驅傳立業



紀念親愛的先母葉氏

瑯山誌於杭州

王序

在初期合作思想史中，有處於支配地位的思想家二人，一爲羅拔·渦文（Robert Owen），一卽傅立葉是已。斯二人者，都是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同時又是啓發英法二國乃至其他歐洲各國的合作運動的主要人物。羅虛戴爾創始者（Roehdale Pioneers）之受渦文氏理想之衝擊，無論矣。法國的工業生產合作運動，乃至消費合作、耕種合作，亦以傅立葉氏之啓示爲多；在當時雖無合作之名，而結社（Association）一辭，實爲傅氏思想全體系之中心。

傅氏所提唱之『潑藍奇』（Phalanx）制度，實爲一最理想的合作組織，是一個以農業爲基本產業，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自給自足團體，以八百人或其倍數爲組成員，居一定的地域，有固定的建築物。此建築名曰『潑藍斯頓』（Phalanstère）是社員的共同的住宅，共同的集合所，與共同的食堂。蓋『共同生活、共同家計、共同住宅』實爲法輪齊制之根本目標也。在此理想社會中，各人最低限的生活均有保證，一方面不反對私有財產制度，他方面又謀社會財富的增加，各人都從事着愉快的勞動。這一個理想的制度，雖迄未能實現，可是此制所表現的一種自助互助的精神，和平改造社會的態度，與夫公平分配所得的辦法，都深深的影入後此從事合作運動者的心目中，而且將永遠成爲將來合作運動進展的最大啓示的。

綜觀傅氏之一生與其所及的影響，我不禁想到我國的合作導師薛仙舟先生。大凡一個運動的興起，必先有一二思想卓越的人物，出其高超特異的主張，爲社會倡。其先知灼見，在當時或不爲社會所重視，甚或加以訕笑，迨運動續有進展，而后始悟其啓示性之偉大者。民國八年，薛氏首先倡導合作運動，暢論合作之意義，於消費說尤力事闡揚，當時社會，除一二識者外，絕少注意之者。北伐軍興，國民政府奠都南京後，薛氏復起草

『全國合作化的方案』當時頗有非議其陳義過高者。今則我國合作運動已日就滋生，揆厥原因，則薛氏啓示之功，要爲不可滅也。

徐瑄山兄曩在法國專治合作經濟之學，於法國合作學說尤多所攻研，頃以所譯傳立業傳全藁見示。原著者爲法合作名家季特教授，以名筆傳名人，其翔實生動，自毋待言。瑄山兄遂譯此書時，復屢獲原著者之指示。余信此譯本一出，必可爲我國合作運動增一偉大之啓示，而有助其進展，因率書所感爲之序。

王世穎序於爲齋，民國二十五年元月十五日。

譯者序

合作歷史中，有兩位最著名創立的先鋒，其一爲英人渦文氏，其二便是法人傅立葉，前者已盡人皆知而後者尙少窺其全豹者，其實對於合作立功而論，傅氏並不亞於渦文。

傅立葉所標榜的主義，目的卽向合作方面進行，邵霍士（Taunton）說：『傅氏底社會主義，便是合作社會主義。』（註一）他之所以配稱爲合作先驅者，因爲傅氏最先提出『消費者被掠取』的那個大問題，並知道在

『潑藍斯頓』（Phalanstère）中聯合生產者和消費者之力，互相幫助，以解脫中間人的桎梏。（註二）

傅氏對於合作上的貢獻有兩點：第一，他宣佈募集合作資本底大綱，蓋無此，合作社便無從生存。第二，他對於合作思想底實行，係採取家庭經濟的方法，而能使社會有變遷之可能性。（註三）

此書係名聞世界的經濟學太斗季特先生的傑作之一，他受傅氏影響很深，而係最了解傅氏的一個人，因此，他說的話，自然都很可靠，至於文字的流暢，條理的清晰，猶其餘事。

若照書名看來，這本書似乎是一本傳記，其實內容卻詳述從事合作的實際經驗和方法，它含有啓發性，讀之可以鼓勵我們自動去試辦合作事業，而不專靠勞力的扶掖；它更對於社會切實問題，指出解決之途徑，如生活昂貴，住宅恐慌，家僕及農村借貸諸問題等，此均爲目下國人最感緊要而急待研究的，讀是書者，都可獲得滿意的答復。我譯此書之目的，不過希望在中國合作運動高潮中，加點小小底推波助浪罷了。

譯者執教於武林，平素課務魚鹿，祇在餘暇中譯之，可說是教書的副產品，譯時又很匆忙，未遑修飾辭句，但對於原意，大概不致違背的罷，倘蒙國內賢達，進而教之，實所盼望。

本書譯權係譯者前在巴黎晤季特教授時，承其特許，並允於譯竣之日，代作序一篇，今不幸書譯成而季師

已去世，豈非憾事！特誌於此，聊表紀念。

全書譯竣後，承王世穎、彭師勤兩兄賜撰序文，不勝銘感。吾妻鳳岡女士助我整理稿件，亦所不忘。

徐曰琨序於國立浙江大學農學院一九三五年春。

【註一】參看 *Histoire socialiste* (1789-1900) Direction de Jean Jaurès III. La Convention, Paris.

【註二—三】參看 Morris Friedberg: *L'influence de Charles Fourier*, Paris, Giard, 1926.

本書譯者其他譯著

Le Mouvement Coopératif en Chine. Librairie L. Rostein 17, Rue Cujas, Paris, 1933. 合作思想史
(羅馬尼亞莫賴登那茲著) 正譯中。

著者序文

這本小小的書，是由一九二二——二三年度在法蘭西學院所授的課目——合作學社所創設者——之速記中所整理而得者。其初是袖珍本，爲『法國全國消費合作社聯合會』所刊行。

讀者所以祇能自視爲旁聽生，於此小書中，請別去追求很精深的研究及口授所不備的參考書目。

這書的內容雖然如此，我們望牠仍能爲失勢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博取同情，并能引起對於這學說的好奇心。假若他的話說得太狂放了一些，那是效法古時帝王的小丑，搖着小鈴在講着笑話，俾把枯燥的事實，加以潤飾。

查理季特

目錄

王序	一
譯者序	六
著者序文	五
緒言	一
第一節 傅立葉地位的喪失與恢復	一
第二節 合作社的先驅傅立葉	七
第三節 傅立葉之先知先覺	一〇
第四節 傅氏之爲人及其一生	一三
第一章 『潑藍斯頓』和集合家庭	一五
第一節 傅立葉對於消費貢獻之重要	一五
第二節 『潑藍斯頓』的組織	二〇
第三節 家庭職務	二四
第四節 傅立葉對於公共生活的心理之錯誤	三〇

第五節 實現集合家庭底一番試驗

三三

第二章 農業操作應當怎樣

三八

第一節 工業進化抑農業進化

三八

第二節 對於麥子和麪包之責難

四〇

第三節 必須培植他的果園

四四

第四節 傅氏的預言一部分是肯定的

四八

第五節 進向蔬食主義

五二

第三章 工業主義和薪工制——寫意工作

五五

第一篇 工業主義

五五

第一節 工業主義的誹難

五五

第二節 工業主義病態之補救策

五八

第三節 工業軍

六〇

第四節 『潑藍斯頓』中的貿易

六二

第二篇 受薪工作

六四

第一節 薪工制度底不幸

六四

第二節 改革薪工制度的必要條件.....六七

第三節 最低生活的擔保.....七一

第四節 小隊伍.....七三

第三篇 寫意工作.....七五

第四章 傅立葉式集社的分配制度.....八一

第一節 根據私人財產的分配.....八一

第二節 傅立葉式的分配.....八三

第三節 各組間的分配.....八七

第四節 個人間的分配.....九一

第五節 利益及各階級之銓和.....九三

第五章 傅立葉學派及其制度之實試.....九八

第一節 傅立葉的先見.....九八

第二節 傅立葉學派在法國.....一〇〇

第三節 美國傅立葉學說的試驗.....一〇六

第四節 傅立葉主義對於各社會主義學派之影響.....一一一

第六章 在何種範圍內合作運動有關於傅立葉.....一一七

第一篇 生產合作

一一八

第一節 勞動生產合作

一二八

第二節 季斯的『潑米斯頓』

一二五

第二篇 消費合作

一三二

第一節 是否消費合作爲傳立業之嫡系

一三二

第二節 公共錢莊

一三四

第三篇 農業集社萌芽於公共錢莊

一三六

參考書目錄

一四〇

緒言

第一節 傅立葉地位的喪失與恢復

十九世紀上葉是各種社會制度在法國如羣花怒放的時期，其他各國均望塵莫及。一般德國人承認是法國在十九世紀上期賜給了世界以社會主義。最著名的如聖西蒙（St. Simon）傅立葉和蒲魯東之如安佐丹（Enfantin）彼克荷（Pecqueur）路易勃郎之流也都是最早的先鋒，不是在別的國家可以比擬。這個時期的法國社會主義似乎僅如曇花一現，到了同世紀的下半葉，已經完全沒有人提起了。

其使前世紀法國社會主義者地位喪失的理由甚多，說起來很長。

我首先得稍爲追述一八七一年起馬克司主義之到臨，或者還得追述這個年載以前的歷史，那是一八六七年一種社會主義制度的發生，這個制度在某種範圍內，是與一八七〇年德國凱旋有關的，因爲勝利非特可增進工商的發展，並且——雖然這是一種極不合理的情形——還可宣傳一些主義。

其次更重要的理由，就是新社會主義既藉口他們完全應用科學的方法，且純以歷史，進化，和批評以爲研究的根據，當然只有輕視法國的所謂烏托邦社會主義，因爲這種社會主義的創立，根據因果的演繹，乃觀念學的，而且是溺愛正義，同情之淚，滿眶欲墜，憐憫之心，及於路人，其意在於表彰博愛。

最後還有一個原因，當時法國的社會主義的提倡者，全被認爲一批中產階級——其實這種批評，不能算做一個理由，因爲世界上倡導社會主義的，甚至於目下的列寧和托洛斯基們莫不是中產階級——尤其因爲他們的制度的本身，不惟爲勞工階級而設，也是爲中產階級着想。此種懦弱的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理想

中，不僅不願有階級的爭鬭，更不主張有階級的分別。這層我們看到後面即可證明。

但幾年以後，自從大戰以還，情形與前大相徑庭。所謂法蘭西烏托邦社會主義又重新站在前線。這是怎樣說的呢？或者首先也許我剛纔所指明那個不合理的同一原因，因為馬克司主義的成功，一部分是德國凱旋之賜，同樣地也受到她的失敗的結果。在半世紀內各種思想的命運，在某種範圍之內第二次羅受政治的反應了。

但另外的理由卻可說明法國舊社會主義目下得以恢復牠的地位。這是因為我們如再細行研究一下他們的著作，他們的思想時，就覺得他們多少帶有烏托邦或神祕的形式下，卻有一大部分社會學的觀察，此種觀察都為事實所肯定，我們目前可以從中得到許多教訓，而且雖然遭了馬克司許多的否認，而馬克司主義本身卻曾由牠得到不少的教益。

因是近幾年來，前世紀初年和其中葉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變為許多研究的對象。新近出了幾本關於這一類的書，譬如蒲魯東的思想和教訓，巴黎大學兼法國高等師範教授布格雷（Bouglé）先生就是其中之一，照他自己的說法，即是不能算作蒲氏的弟子，至少可說是蒲氏的景仰者。（註一）聖西蒙也重新獲到社會的信仰，去歲新出一本著名雜誌，標名『生產者』（Le Producteur），從命名上看來，這明明是紀念聖西蒙派的報紙，因為聖西蒙也曾用過這個名稱，雜誌上並明白宣言擁護聖西蒙對於生產者的地位和生產者在經濟政府中的權利的理論。

這三個大社會主義家——蒲魯東、聖西蒙和傅立葉中，後者尚沒有受到如前兩人那樣地被人重新尊崇。可是三人只有後者在巴黎有個銅像；這個你可以在克里希路（Boulevard Clichy）找到，並且你還可讀到碑上的那樣寫着的神祕的題字：『娛樂和命運是成正比例的』（Les attractions sont proportionnelles aux

destinees) 但雖則有了銅像，傅氏在經濟思想史中仍沒有取得他的地位，據我意見他應該有的。很有許多可以說明他是三者中之最不幸者，和較他們難於恢復當日的地位的理由。

首先最能充分解釋的是他思想和文格的奇特，許多地方簡直是顯然而純粹的癡狂性的表現，從好的方面說來原諒他時，雖可以說是他故意偽託瘋狂，然仍不甚確切。翻開他的原書來親自嘗試時，就常常發現錯誤百出，裏面各色不同的字拉雜在我們目前，有的是平常體的，有的是意大利體的，有時又是用XY來大寫的，有些是橫臥的，有些是顛倒的，好似一個排字工人把他的裝字的盤子亂擲在那兒；其次一些標題和註解到處都是，緒言普通都放書首，他卻往往擺在書尾，這是他自己所說的『散亂的章法』(Orde disperse)。此委實一個確切不過底形容詞！這種好像扶乩者的妖術書。同樣底他的著作，非有一種祕訣，是無從了解的。他的狂性非特從書本的排印中表示出來，就是讀他的文句也使我們有同樣的感覺。此地我不能把全年的課程詳細底去敘述關於傅氏一切狂性。不過爲了讀者明瞭真像起見，且舉出他幾處失常的觀念。

首先看他個人底主張罷。此處是一首短詩，據我所知，恐怕這是他所作的唯一的一首詩。因爲他的著作都是散文體的，現在我只把它第一節和最後一節寫在下面：

(第一)

義人蒙冤屈，
到處被侮蔑，
凍餒與恐怖，
蒼生牢獄睡，
醒鐘響徹矣！

先知從天墜，
詭譎之水蛇，
一刀成兩截，
寰宇五千年，
橫行盡罪孽，
今其末日屆，

終隨銅漏絕。

(第二)

當我苦日盡
死神來相迎
近代巴比倫
今日之法京
汝欲編花冠
向我墳頭敬

汝子來棺側，
嘆息汝暴行，
爲我雪憤抑，
爲我揚聲名，
奉我遺骸灰，
葬近先哲靈，
凱撒拿破崙，
何能望項頸。

另外有一段，雖是散文，而格調也似乎較上面所寫的缺少一點抒情，但仍脫不掉某種情感作用：

『我單獨底向目的地前進，走前人所未開發的路。只有我能够把二千年來的無聊的蠢動政策推翻，只有我能使現在和將來的人類受到無邊的幸福……』

『我生以前，人類白白地送了幾千年去發狂似地和自然爭鬪；直到我，才第一次把自然低頭頂禮，去窮究吸引力（*L'attraction*）神祕之機軸。』

『自然只願降格授予那崇拜牠唯一的凡人以微笑，並向這人宣布了牠一切寶藏。我既然獲得了命運之書，於是就把政治和道德的黑暗揭破，並且在不確切的科學底廢墟上提出世界大同的原理。（*La theorie de L'harmonie universelle*）』（註二）

他用特別的莊嚴態度在同書中還發出一句驚人的議論：

『設使我們能够驟然看到這個綜合的次序，（牠自己的）那在全個活動中表現出來，無疑地許多文

明者恐因他們劇烈的贊賞而遭非命。』

『許多人將因感動而致病，並且歉然地驟然看到他們又享如此許多幸福，爲了使他們不致失望起見，我將故意傳播一種冷靜者的呼聲於我當初的回憶之上。』

他本人覺得是爲牛頓的繼起者，因它能够發明『宇宙吸引的社會律。』

他說：『牛頓略論科學，只不過解釋了一個分枝而已。』是則，我們還可由這些地方看去，並不全在他的神經錯亂的瘋狂表現，而是易於興奮的腦筋的傲然自大，甚或是最含幽默的諷談，這種解釋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可以指出百段千段只是精神昏亂的作品出來，尤其是關於天文學的，或者竟可以說是點星術的見解，譬如說拍拉（Pallas）秀濃（Zunon）和舍來（Ceres）三顆星使三種不同的覆盆子花得以發生，而福貝（Phoebe）（卽月亮）應產生更有興味的第四個——不幸『她已死了！』

★

★

★

然而使我到此處和諸位談論傅氏的動機，不是他的狂性而是旁的東西。可是他的著作中又有何物足以贖他的這些無稽之談的短處呢？

第一，這些瘋狂，在讀者面前，常常被人解釋爲一種引人妄想底乖僻，但處於這種古怪狀況之下，一般預言卻都特別來得正切而完全有根據。

譬如簡單說罷，將來有一天，人們一早由馬賽起程，在里昂午餐，到巴黎晚餐，我們此刻想一想，在一八二二年，距今適爲一世紀，這自然是一個很奇怪的預言，大約他的同輩聞之定爲聳肩不置，他之所以想出一種暗示的幻想，他說『這種行程能用這種速度來完成，是因爲在一個柔軟，有彈性肩夫背脊之上，它是鬬獅（Antilion）』讀者雖是爲之捧腹，但是對於這種理想不能不佩服。假如時在今日，你放這個『鬬獅』一名詞

象徵於一架飛機，你就覺得此預言不再可笑了。當他寫着『某船從倫敦起程，今天達到中國，水星於收到亞洲天文學家的通知後，即把這消息爲之轉交倫敦天文學家。』這種預言，很可以用今日的文字如此表示出來：『當一隻船到中國了，無線電就傳遞這個消息到巴黎愛爾鐵塔（La Tour Eiffel）或倫敦。』我相信人們定以爲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預言。因爲他所說的正是將水星當成一種爲當時人們所夢想不到的力量，牠能傳遞消息，這點他已預先感覺到。這真是一種預卜的天才呀！

關於一般幻想，無疑地將來沒法可證實，不過處處留有影象。譬如在他的一本書裏說，有天兵一枝，由星會（Conseil sideral）議決派遣來救人類的。這枝兵從一千七百年即動身，達到太陽系境界，只不過餘下三百年的路程。——對呀，這個幻想便是由星中派遣來救我們地球底天兵呀，迅速地飛越遼闊的天空，無疑地是光了，它來助我們只不過三世紀餘的行程而已——再忍耐一點罷，可憐亞丹子孫們，天兄走近了！——這使『拉包卡利斯』（L'Apocalypse）（此係抽象可怕的怪物）爲之寒顫，有時這種狂性卻又現出可愛，處處敏慧，富有縝密和伶俐的觀察，近乎童季蕭（Don quichotte）說一些話給黃金時代那些可愛的牧羊者相彷彿。

此外另有個理由，尙可由我在傅氏身上選出的，我敢說個人同情於此種奇才。我第一次認識傅氏還在童年時代，當時並不給我一個快感：我初次看見他的像，係在一個當時的福亨（Fortain）畫家張模氏（Cham）的畫譜上面，他對於當時的社會主義者，描摹一番諷刺畫。上面有傅氏的像，後面拖有一條魚形的辮子，尾尖附有一隻眼睛。人們之所以如是作畫者，正因爲他在預言中發表一種意見，謂別種行星上的人類所造的組織均較我們爲完備，尤其是他們享受此種權利，我們是沒有的，即『每個分子包括大致如下的財產、傷害的保證、銳利的武器、壯麗的裝飾品等等。』但他卻沒有說明，我們地球上的居民也會變遷的呀！目下人們仍繼